

丰子凯

张爱玲

老舍

茅盾

巴金

徐志摩

萧乾

郑振铎

冯骥才

沈从文

郁达夫

臧克家

杨绛

林语堂

独白

# 大师难觅的心事儿

夜半人静的时候，  
伴一盏灯，  
沏一壶茶，  
与大师娓娓而谈，  
细品那份流逝的心动……

欧阳湜 ● 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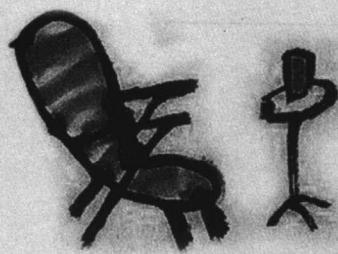
CCTP  
中央编译出版社



独白

# 大师难登心的孽子儿

欧阳湜 ● 编

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独白:大师难忘的事儿 / 欧阳湜编. - 3 版.  
—北京:中央编译出版社,2008.1  
ISBN 978-7-80109-073-7

- I. 独...
- II. 欧...
-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- IV.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02893 号

---

**独白:大师难忘的事儿**

---

**出版人 和 美**

**责任编辑 朱 虹**

**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**

**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(100032)**

**电 话 (010)66509360(总编室) (010)66509350(编辑室)**

**(010)66509364(发行部) (010)66509618(读者服务部)**

**网 址 <http://www.cctpbook.com>**

**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**

**印 刷 北京市顺义向阳印刷厂**

**开 本 787 × 1092 毫米 1/16**

**字 数 220 千字**

**印 张 19**

**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3 版第 1 次印刷**

**定 价 32.00 元**

---

**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**

**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。电话:(010)66509618**

# 出版说明

本书自出版以来，受到广大读者好评。在再版过程中无法联系本书作者，敬请本书作者在看到本说明后速与出版社联系，以便奉送样书和稿酬。

中央编译出版社

2008年4月

# 序

今天，对许多人来说，镌刻在古希腊德尔斐神庙上的那句格言——认识你自己——与其说是一道神谕，毋宁说是一种警示。物欲横流已使许多人耽溺于感官的满足与宣泄，忘却了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与反思。随波逐流的心灵日益显得苍白而软弱，莫名其妙的空虚与无聊萦绕在现代人心头，挥之不去。

那么，让心灵暂时稍稍避开尘世的嘈杂与喧嚣，静静地走进精神大师们的内心世界，聆听他们灵魂的吟唱吧：童年稚趣，流露着生命旭日初升的惊喜与好奇；弱冠负笈，令混沌初开，告别蒙昧与无知；秋日私语，独白人生的思绪与情怀；真情至性，烟酒茶是许多人的钟爱；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，是心血在燃烧；谁解其中味，分明是一杯自己亲手调制、五味俱全的鸡尾酒；峰回路转这一生，又有多少话欲说还休……

知人论世，历来是中国文学批评解析作品时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；文如其人，也同样在中国文学评论传统中源远流长。其实，强调的无非都是一点，即文与人的合一。作家与作品，正如遗传与变异的关系。如果说这里收集的文章都是作家的内心独白，那么阅读它便转化成了读者与作家之间心灵的对话与交流。欢乐时放声高歌，苦痛处黯然神伤，在心灵的碰撞中便有了所谓的升华与净化。更重要的是，对别人生命之旅的观察与思考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自我，审视自己的人生轨迹，而生活的价值，生命的意义也正存在于这种审视之中。

从人类自我意识萌发之时起，伴随着对浩渺宇宙和大自然的探索，人就开始了对生命意义的沉思。人类文化越发展，人的自我意识就越强烈，这种思考对于人来说也就越有价值。它在人的生活中显得那么举足轻重，并成为人的一种基本职责。因而，沉溺于物欲而不能自拔，丧失审视和反省的追求与能力，不啻为人在精神上的堕落。我们编写本书，不敢说它将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这种风气，但我们的旨归是鲜明的，正同于“认识你自己”这一古老格言，意在警醒，对读者然，对编者亦然。

本书收集的名家名篇，显然不足以勾勒出一个立体、丰满的形象。飘落在几页白纸上的，只是他们漫漫人生中一时一地的经历、体验或情绪的反映。欢乐与伤痛，贵在都是他们人生苦旅中跋涉后留下的真实足迹。假如夜半人静之时，伴一盏灯，沏一壶茶，与大师们娓娓而谈，令您有如晤老友之感，并能真切地指出我们这本书编写的不足之处，则编者幸莫大焉。

编 者

目  
录

## 第一编 童年记趣

### 丰子恺(1898—1975)

忆儿时	3
梦痕	8

### 鲁彦(1902—1944)

开门炮	12
钓鱼	16

### 萧乾(1910—1999)

黎明曲	25
-----	----

### 臧克家(1905—2004)

皓首忆稚年	36
-------	----

## 第二编 弱冠负笈

### 鲁迅(1881—1936)
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	53
-----------	----

### 郁达夫(1896—1945)

书塾与学堂	57
-------	----

### 朱湘(1904—1933)

我的童年	61
------	----

### 巴金(1904—2005)

我的幼年	69
------	----

<u>夏丏尊(1886—1946)</u>	
我的中学生时代	76
<u>茅 盾(1896—1981)</u>	
我的中学生时代及其后	82
<u>何其芳(1912—1977)</u>	
街	87

### 第三编 秋日私语

<u>徐志摩(1897—1931)</u>	
自剖	95
<u>陈梦家(1911—1966)</u>	
五月	101
<u>萧 乾(1910—1999)</u>	
忧郁者的自白	105
<u>郑振铎(1898—1958)</u>	
离别	118
<u>瞿秋白(1899—1935)</u>	
多余的话·告别	123

### 第四编 真情至性

<u>巴 金(1904—2005)</u>	
醉	129

目  
录

陆文夫(1928—2005)

壶中日月长	134
<u>邵燕祥(1933— )</u>	
十载茶龄	140
<u>林语堂(1895—1976)</u>	
我的戒烟	143

第五编 文章千古事

鲁 迅(1881—1936)

《呐喊》自序	149
--------	-----

巴 金(1904—2005)

说真话	154
-----	-----

萧 乾(1910—1999)

八十自省	157
------	-----

柏 杨(1920— )

额手称庆	164
------	-----

张爱玲(1920—1995)

自己的文章	167
-------	-----

冯骥才(1942— )

命运的驱使	173
-------	-----

遵从生命	177
------	-----



## 第六编 谁解其中味

<u>沈从文(1902—1988)</u>	
女难	181
<u>郁达夫(1896—1945)</u>	
水样的春愁	187
<u>林语堂(1895—1976)</u>	
无穷的追求	192
论年老	
——人生自然的节奏	195
<u>丰子恺(1898—1975)</u>	
秋	198
不惑之礼	201
<u>俞平伯(1900—1990)</u>	
中年	204
<u>夏丏尊(1886—1946)</u>	
中年人的寂寞	207
<u>张爱玲(1920—1995)</u>	
天才梦	209
<u>杨  绛(1911—     )</u>	
下放记别	212
<u>林徽因(1904—1955)</u>	
一片阳光	218

目  
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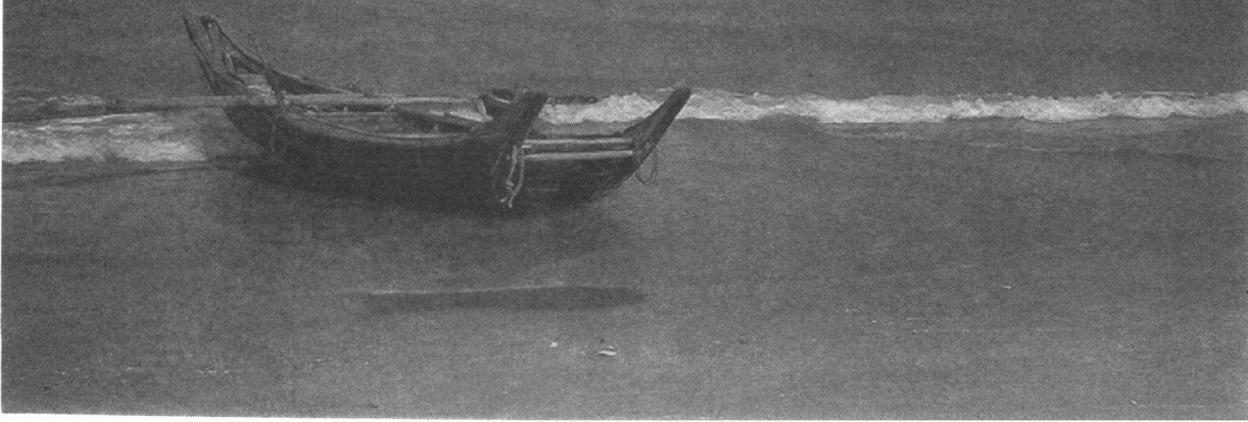
## 第七编 峰回路转这一生

<u>陈独秀(1879—1942)</u>	
实庵自传(节选)	225
<u>林语堂(1895—1976)</u>	
一团矛盾	236
<u>周作人(1885—1967)</u>	
关于自己	240
<u>茅盾(1896—1981)</u>	
我的小传	245
<u>朱自清(1898—1948)</u>	
我是扬州人	248
<u>老舍(1899—1966)</u>	
小型的复活	252
<u>朱光潜(1897—1986)</u>	
自传	256
<u>梁漱溟(1893—1988)</u>	
自述	263
<u>冰心(1900—1999)</u>	
自述	270



# 童年记趣

第一编





## 丰子恺（1898—1975）



原名仁，法名婴行。浙东桐乡人。画家、散文作家。早年曾从李叔同学习绘画、音乐。1921年去日本，回国后任上海开明书店编辑，上海大学、复旦大学、浙江大学美术教授。五四运动后从事漫画创作，有《锣鼓响》等作品。1949年后，曾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、中国美协上海分会主席。作品有《庆千秋》、《饮水思源》等，著有《音乐入门》，译有《西洋画派十二讲》和《源氏物语》、《猎人日记》等。

### 忆儿时

丰子恺

我回忆儿时，有三件不能忘却的事。

第一件是养蚕。那是我五六岁时、我祖母在日的事。我祖母是一个豪爽而善于享乐的人，良辰佳节不肯轻轻放过。养蚕也每年大规模地举行。其实，我长大后才晓得，祖母的养蚕并非专为图利，叶贵的年头常要蚀本，然而她喜欢这暮春的点缀，故每年大规模地举行。我所喜欢的，最初是蚕落地铺。那时我们的三开间的厅上、地上统是蚕，架着经纬的跳板，以便通行及饲叶。蒋五伯挑了担到地里去采叶，我与诸姐跟了去，去吃桑葚。蚕落地铺的时候，桑葚已很紫而甜了，比杨梅好吃得多。我们吃饱之后，又用一张大叶做一只碗，采了一碗桑葚，跟了蒋五伯回来。蒋五伯饲蚕，我就以走跳板为戏乐，常常失足翻落地铺里，压死许多蚕宝宝，祖母忙喊蒋五伯抱我起来，不许我再走。然而这满屋的跳板，像棋盘街一样，又很低，走起来一点也不怕，真是有趣。这真是一年一度的难得的乐事！所以虽然祖母禁止，我总是每天要去走。



蚕上山之后，全家静静守护，那时不许小孩子们吵了，我暂时感到沉闷。然而过了几天，采茧，做丝，热闹的空气又浓起来了。我们每年照例请牛桥头七娘娘来做丝。蒋五伯每天买枇杷和软糕来给采茧、做丝、烧火的人吃。大家认为现在是辛苦而有希望的时候，应该享受这点心，都不客气地取食。我也无功受禄地天天吃多量的枇杷与软糕，这又是乐事。

七娘娘做丝休息的时候，捧了水烟筒，伸出她左手上的短少半段的小指给我看，对我说：做丝的时候，丝车后面，是万万不可走近去的。她的小指，便是小时候不留心被丝车轴棒轧脱的。她又说：“小团团不可走近丝车后面去，只管坐在我身旁，吃枇杷，吃软糕。还有做丝做出来的蚕蛹，叫妈妈油炒一炒，真好吃哩！”然而我始终不要吃蚕蛹，大概是我爸爸和诸姐都不要吃的缘故。我所乐的，只是那时候家里的非常的空气。日常固定不动的堂窗、长台、八仙椅子，都收拾去，而变成不常见的丝车、匾、缸。又不断地公然地可以吃小食。

丝做好后，蒋五伯口中唱着“要吃枇杷，来年蚕罢”，收拾丝车，恢复一切陈设。我感到一种兴尽的寂寥。然而对于这种变换，倒也觉得新奇而有趣。

现在我回忆这儿时的事，常常使我神往！祖母、蒋五伯、七娘娘和诸姐都像童话里、戏剧里的人物了。且在我看来，他们当时这剧的主人公便是我。何等甜美的回忆！只是这剧的题材，现在我仔细想想觉得不好：养蚕做丝，在生计上原是幸福的，然其本身是数万的生灵的杀虐！《西青散记》里面有两句仙人的诗句：“自织藕丝衫子嫩，可怜辛苦赦春蚕。”安得人间也发明织藕丝的丝车，而尽赦天下的春蚕的性命！

我七岁上祖母死了，我家不复养蚕。不久父亲与诸姐弟相继死亡，家道衰落了，我的幸福的儿时也过去了。因此这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，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。

## 二

第二件不能忘却的事，是父亲的中秋赏月，而赏月之乐的中心，在于吃蟹。

我的父亲中了举人之后，科举就废，他无事在家，每天吃酒，看书。他不要吃羊、牛、猪肉，而喜欢吃鱼、虾之类。而对于蟹，尤其喜欢。自七八月起直到冬天，父亲平日的晚酌规定吃一只蟹，一碗隔壁豆腐店里买来的开锅热豆腐干。他的晚酌，时间总在黄昏。八仙桌上一盏洋油灯，一把紫砂酒壶，一只盛热豆腐干的碎磁盖碗，一把水烟筒，一本书，桌子角上一只端坐的老猫，我脑中这印象非常深刻，到现在还可以清楚地浮现出来。我在旁边看，有时他给我一只蟹脚或半块豆腐干。然我喜欢蟹脚。蟹的味道真好，我们五个姊妹兄弟，都喜欢吃，也是为了父亲喜欢吃的原故。只有母亲与我们相反，喜欢吃肉，而不喜欢又不会吃蟹，吃的时候常常被蟹螯上的刺刺开手指，出血；而且抉剔得很不干净，父亲常常说她是外行。父亲说：吃蟹是风雅的事，吃法也要内行才懂得。先折蟹脚，后开蟹斗……脚上的拳头（即关节）里的肉怎样可以吃干净，脐里的肉怎样可以剥出……脚爪可以当作剥肉的针……蟹螯上的骨头可以拼成一只很好看的蝴蝶……父亲吃蟹真是内行，吃得非常干净。所以陈妈妈说：“老爷吃下来的蟹壳，真是蟹壳。”

蟹的储藏所，就是天井角落里的缸里，经常总养着十来只。到了七夕、七月半、中秋、重阳等节候上，缸里的蟹就满了，那时我们都有得吃，而且每人得吃一大只，或一只半。尤其是中秋一天，兴致更浓。在深黄昏，移桌子到隔壁的白场<sup>①</sup>上的月光下面去吃。更深人静，明月底下只有我们一家的人，恰好围成一桌，此外只有一个供差使的红英坐在旁边。大家谈笑，看月亮，他们——父亲和诸姐——直到月落时光，我则半途睡去，与父亲和诸姐不分而散。

这原是为了父亲嗜蟹，以吃蟹为中心而举行的。故这种夜宴，不仅限于中秋，有蟹的节季里的月夜，无端也要举行数次。不过不是良辰佳节，我们少吃一点，有时两人分吃一只。我们都学父亲，剥得很精细，剥出来的肉不是立刻吃的，都积受在蟹斗里，剥完之后，放一点姜醋，拌一拌，就作为下饭的菜，此外没有别的菜了。因为父亲吃菜是很省的，而且他说蟹是至味，吃蟹时混吃别的菜肴，是乏味的。我们也学他，半

<sup>①</sup>白场，意即场地，是作者家乡方言。——编者注

蟹斗的蟹肉，过两碗饭还有余，就可得父亲的称赞，又可以白口吃下余多的蟹肉，所以大家都勉励节省。现在回想那时候，半条蟹腿肉要过两大口饭，这滋味真好！自父亲死了以后，我不曾再尝这种好滋味。现在，我已经自己做父亲，况且已经茹素，当然永远不会再尝这滋味了。唉！儿时欢乐，何等使我神往！

然而一剧的题材，仍是生灵的杀虐！因此这回忆一面使我永远神往，一面又使我永远忏悔。

### 三

第三件不能忘却的事，是与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团团的交游，而这交游的中心，在于钓鱼。

那是我十二三岁的事。隔壁豆腐店里的王团团是当时我的小伙伴中的大阿哥。他是独子，他的母亲、祖母和大伯，都很疼爱他，给他很多的钱和玩具，而且每天放任他在外游玩。他家与我家贴邻而居。我家的人们每天赴市，必须经过他家的豆腐店的门口，两家的人们朝夕相见，互相来往。小孩们也朝夕相见，互相来往。此外他对于我家似乎还有一种邻人以上的深切的友谊，故他家的人对于我特别要好，他的祖母常常拿自产的豆腐干，豆腐衣等来送给我父亲下酒。同时在小伙伴中，王团团也特别和我要好。他的年纪比我大，气力比我好，生活比我丰富，我们一道游玩的时候，他时时引导我，照顾我，犹似长兄对于幼弟。我们有时就在我家的染坊店里的榻上玩耍，有时相偕出游。他的祖母每次看见我俩一同玩耍，必叮嘱团团好好看待我，勿要相骂。我听人说，他家似乎曾经患难，而我父亲曾经帮他们忙，所以他家大人们吩咐王团团照应我。

我起初不会钓鱼，是王团团教我的。他叫他大伯买两副钓竿，一副送我，一副他自己用。他到米桶里去捉许多米虫，浸在盛水的罐头里，领了我到木场桥头去钓鱼。他教给我看，先捉起一个米虫来，把钓钩由虫尾穿进，直穿到头部。然后放下水去。他又说：“浮珠一动，你要立刻拉，那么钩子钩住鱼的颤，鱼就逃不脱。”我照他所教的试验，果然第一天钓了十几头白条，然而都是他帮我拉钓竿的。